

集部

豫章文集卷九

宋　羅從彦　撰

集録

遵尭録别録

周衰孔子没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當是時也闢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老之徒又

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已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異代同功至今賴以為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懼夷狄之亂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熙寧初粤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政顛倒舜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楊蕩於不法正道荒蕪士風一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為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所以

發天下之聵聵瑩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毀其像未能擴如故臣別録司馬光陳瓘二人之言以著其罪

司馬光論王安石

仁宗嘉祐中糾察在京刑獄會帝升遐而安石亦丁憂服滿不起其在江寧平居淡然一無所嗜好唯以講學為事其朋遊有自四方來者神宗即位嘗一令赴闕未幾擢翰林學士遂大用之安石既得君且恃其

材棄衆任己變更祖宗法度汲汲然以斂民財為意其所薦引多非其人言路之臣攻之者甚衆而翰林學士司馬光之言尤為至切帝不用光又以書諭安石三往反不聽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是時光判西京留司御史於是上言復以六事為言其大略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謂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斷然

不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災沴不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更為生民宗社之福乎臣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從計無不用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侯之管仲蜀先主之諸葛亮殆無以過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恥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固

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有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故耶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惡人異已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天下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已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有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常人之

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由是躡於富貴者

翕然附之立得美官其忠直有守者皆擯斥廢棄或

罹罪譴一身之無所容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

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

而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

則加貶逐以懲後來得諂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然

則執政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

抑陛下何從得見之乎又奉法訪利害於四方者亦

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旨意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沉由其口召彼州縣之吏迎承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之守宰莫不以其所為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為法之至善諮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害各事更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已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舊則無功出奇則有

賞故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有不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求免罪累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行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明王之政固如是乎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失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矣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為萬世戒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尚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説人之讃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以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

民上民不與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而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罪如是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而羣下同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嘆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言讜謀鬱

於上聞而阿諛壅蔽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今朝廷之缺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細不

足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望聖心附會執政以盜竊富貴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六者利害以煩聖聽但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矣此六者之中青苗為害尤大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

五分則當倚閣官吏不仁者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固不得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竊為朝廷除憂而陛下曾不知之今年以來臣衰病日增萬一溘先朝露有所不盡長抱恨於黄泉用是冒死為陛下言之陛下猶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之矣

臣從彥釋曰異哉安石之為人也觀其平時抗志羲黄之上其學聖人必造孔氏淵源其經術文章

下視雄愈及其立朝也登對從容每告其君必以
堯舜爲法而自任以夔龍神宗眷遇特厚遂大用
之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一時之間可謂明良相際
矣然考其所存則自私論其所爲則自專必求其
實效則捕風搏影之爲原安石之心其初實以儒
者爲之而其效一不應其功烈曾不足以比管仲
是何也禮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古人有之安石
無乃失之於此故耶非臣愚所及知也唯興舍法

以經義易詞章訓釋三經挽天下學者從之以為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意果在於此鼓之以名導之以利當是時也安石方名重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願從故唱者雷震應者風靡遺風餘澤淪入肌骨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者至今野叟能言其非而誦其說於都人邑士之前不笑以為狂則必怒也蓋其所以入之者非朝夕也此不足怪大抵安石類伯鯀才辯過人初自江寧來天下

傾想既以才名擅天下而又得君遂謂海内無人
棄衆任己執政未踰年御史中丞呂誨奏疏極詆
其非然傷於太刻有不當於人心者今掇其衆所
共知顯顯者數事著之于篇庶幾以悟宸衷且使
天下後世有所考證云誨之言曰安石自居政府
事無大小必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
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是則歸善於己非則
歛怨於君此衆人之所同知也宰相以道佐人主

者也於事無所與旬日差除安石皆自親之凡近臣之不附已者皆逐之使外補乃以為出自聖意矯誣不恭作威害政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嘗奏對黼座之前不考情實唯事誣辯凡與唐介論謀殺刑名以至諠譁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之不勝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罔不忌憚雖丞相亦退避不敢與校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士之賢者有弟安

國人望未孚仍使同列共薦之朝廷以狀元恩例處之猶謂之薄文卷不優而主試之人遂罹中傷及居政府曾不半年竊弄威福無所不至自營希進者奔走其門怙勢招權浸成黨與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上方稽唐堯睦親之意友愛其弟以風天下為大臣者當務將順反納小人章辟光建言以惑聽明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此亦衆人所同知也其終詰之曰臣指陳猥瑣未免干犯誠恐陛下

說其才辯日久歳深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辯羣陰彚進小人衆多則賢者必避禍亂必至矣又曰臣推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以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若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其大略如此已而果然是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而司馬光所陳略盡之矣方安石未用之時天下翕然謂必可致太平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已韓琦吳長文與誨是已而司馬光不與

焉此三人者以經術文章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遠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決不為安石所為然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祗以為不祥之具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唯誨與光獨任其責焉彼二人之言其理昭然不可不謂至也然帝不能用卒使禍亂成於蔡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瓘論蔡京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

自己出京下二人實賛道之姦慝相濟太上皇即位擢京為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意中外訩訩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曰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賛道章子厚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

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
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
取合二人子厚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
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子厚卞共
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端逸陳次升
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
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而擠毀
之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擁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

勢言路既絶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蔽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知其惡矣伯仲相符撌罷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邪恕之累宣仁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

留之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被命帶開封劊子擕劍入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為非也在子厚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卞傾心降意隨此二人

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絶者為國事乎為已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破者則以韓忠彦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

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不難也忠彥等不務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辯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

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蕩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欺蔑先帝與下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子厚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既可以復留則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亦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

後矣臣愚首預兹選明知京在朝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慮之變陛下幡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黙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纎介之隙所以言之者為國事爾非特為國事也亦為蔡氏也且京卞用事以來寵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為不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

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千百人皆指為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亦已用之術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士終不及於朝廷者以此然

則消去朋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闗通交結其
勢益牢廣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
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
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
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
為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
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
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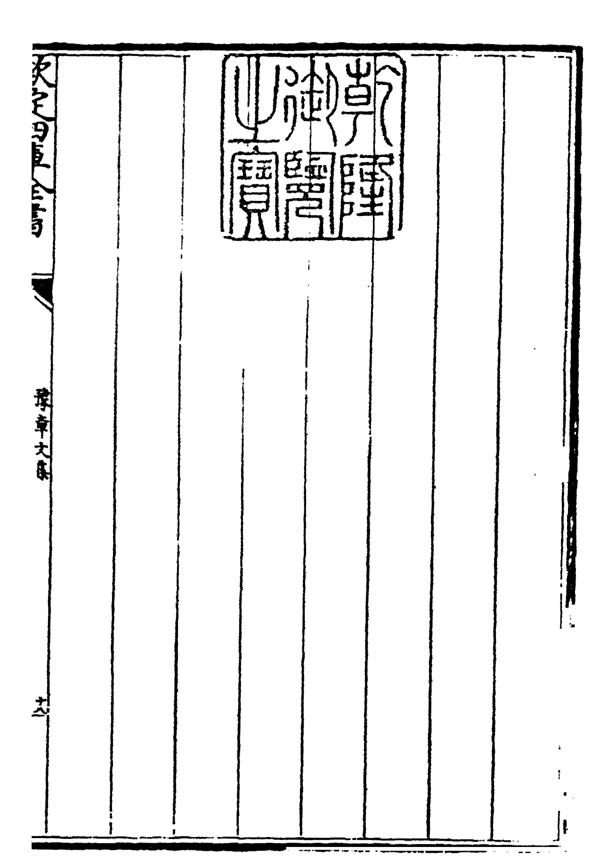
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帝以璀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為軍璀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

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
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
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
天下人必駭惑其為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
朝廷專以輕君罔上為能以植黨任數為術挾繼述
之說為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
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
京若不去必為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

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為軍勑命臣不敢祗受廼遲乘船前去揚州聽侯指揮

臣從彥釋曰揚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可為國之蓍龜者矣然京終大用鞠為禍胎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乾隆御覽之寶

豫章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豫章文集卷十至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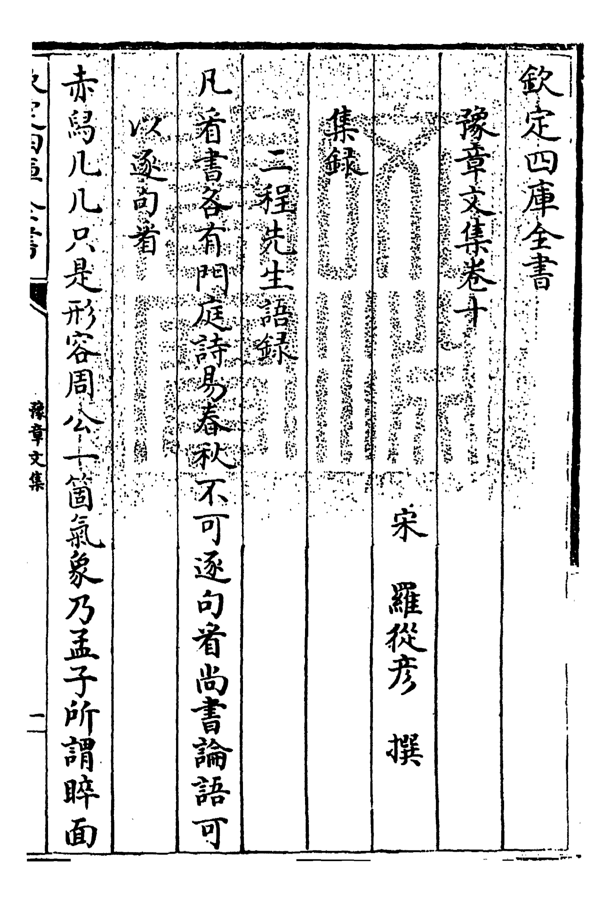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沈謙



欽定四庫全書

豫章文集卷十

宋　羅從彦　撰

集録

二程先生語録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舃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

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宫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黄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吝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自終故不言吉象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内也在内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徳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内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過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閫閾便是易下閫有閾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徳之人為先盖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川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癈其一非學也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

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寔而為飾文對寔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

則辱之甚無此 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 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 伊川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而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 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洪故止曰人以為諂也 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 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 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類是皆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必有其仁故曰利 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

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汝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夫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

故非子貢所及 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惟子貢親達其理故能

為是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 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

節藻梲諸侯之事也 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明道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由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而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與此相近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 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

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

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

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伊川

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大小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始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

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録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 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終始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顔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 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

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奥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残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

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 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伊川

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

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伊川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

人也故亦可以為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行言遜乃孔子事也

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

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旣旣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伊川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也伊川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

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后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伊川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

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所

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　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明道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

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可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

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明道

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小知測此孟子所以四

十不動心小人反是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言

謂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

有泚推之可見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

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

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 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 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伊川

帶盖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一段伊川語

得之馬時仲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明道

按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云伊川先生語録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悉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之若得五六便下手矣又書云伊川先生語録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録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託其壻尋之未到沙陽志亦云先生所輯有程先生語録不存今所録一百四

十九條見程氏外書晦菴先生所序次也題曰

羅氏本拾遺蓋已見於諸篇者不復録元本固

不止此也今元本不可見姑從外書録之如右

云

龜山先生語録

按沙陽志先生所輯有楊文靖公語録一卷今

考之龜山語録凡四卷未知所録何卷行實云

第三卷先生所録然卷中所明每稱仲素疑書

於他人之筆或者但見此卷記先生所問為多遂以為先生所録耳又第四卷毗陵所聞注云辛卯七月自沙縣來至十月去蕭山所聞注云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或疑此卷先生所録然先生受學龜山在政和二年壬辰則辛卯所録亦非先生筆意者陳默堂所録亦未可知今既不知所録姑存其槩于此以俟知者

豫章文集卷十

豫章文集卷十一

宋 羅從彦 撰

雜著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𣪍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恭清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袞為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

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
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
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莫若周家
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
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
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

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豈能禁之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后世而又

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為世戒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

是君民爲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仁義禮智所以爲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爲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爲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爲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棓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官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

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況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人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況李林甫之徒哉為人臣

者視此以為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

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國家為何如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

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

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

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康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

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

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
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
楊墨一則為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
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此而行使宣王
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
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

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惠妃蕭嵩楊思勗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

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知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

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絶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

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為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頼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

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亂

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君言之則

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

臣言之則龔遂黄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温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寛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温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寛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温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從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温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從惜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

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盖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為忠厚之士茍威勝德則未免為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為善見其惡則習於為惡習於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善之

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為惡則
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
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
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
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
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

哉

議論要語不止於此僅録得遺藁三十九段

豫章文集卷十一

豫章文集卷十二

宋 羅從彦 撰

雜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

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

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崧高蒸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屨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

是而非非寛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

之時言之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

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讃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語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掩於傳註也猶鑑掩於塵不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

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𡨋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郟鄏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

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静一之中遅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既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卞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韋佩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為戒者有以人為戒者所

謂佩韋以物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因循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

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茍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顔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顔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

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録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

淒然某中閒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的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省即於全體處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儘有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弈飲酒馳馬試劒挾彈持弩與羣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

盖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為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為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内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

之子孫若是夫何為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詬非駡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倣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倣倣寫于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富鄭公曰願汝出門去錦綉歸故鄉　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

早早拜員郎　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　曾公亮曰願汝出門去錦綉為肝腸　陳了齋曰願汝出門去柱石鎮岩廊　真德秀曰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方　其後蘇東坡打渾示子蘇邁曰願汝出門去毋玷辱爺娘

羅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此以勉之況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奥旨有志於學無志於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逺近之士聞風慕道重跡而前肩摩而袂屬也予甞得之誨子弟文藏之以為家寶今鏤板以廣其傳幸觀覧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言而尊其人為尊長者勸焉為子弟者勉焉其有補於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證其先生之謂乎然則信斯言也宜書諸紳隆興元年六月十五日左奉議郎

致仕賜緋魚袋孫大中敬跋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録其言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為然否

豫章文集卷十二